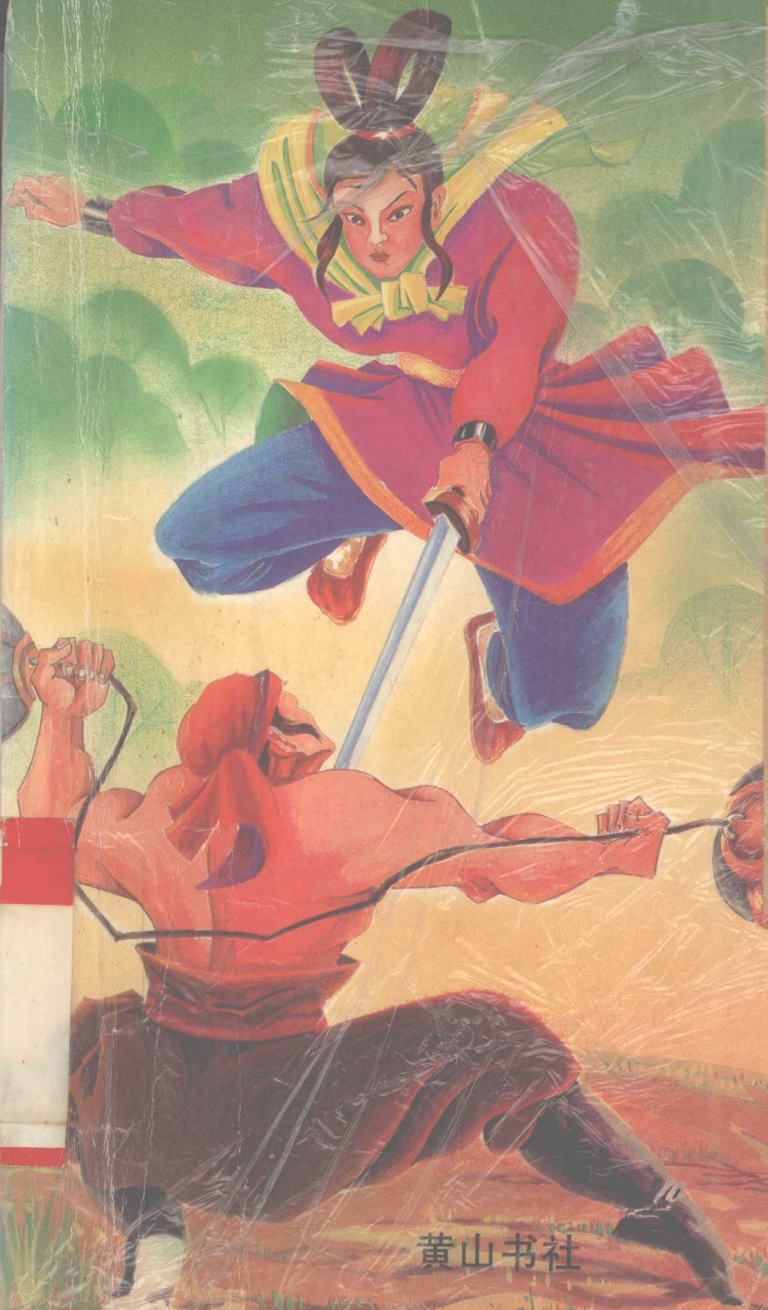


金轮傲九天

卧龙生著
台·湾



黄山书社

(皖)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任耕耘

封面设计:周明

金轮傲九天(上、中、下)

台湾·卧龙生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番禺市官桥彩印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93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 7—80535—967—9/I·164

全套定价:27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相传,百多年前江湖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多情仙子,临终前遗留下来一块白金镶嵌的紫玉佩。里面藏着她的武技秘珍,为此在中原江湖中掀起了一场为争夺紫玉佩的武林争斗。

以天南神丐田北斗为首的“天狗门”派,网罗了江湖上众多的黑道魔头,为了做中原武林的霸主,以至操纵整个武林,所以对紫玉佩是想势在必得。他们将包尚杰掳为人质,来迫使其弟包尚英以紫玉佩交换其兄长。

包尚英艺高人胆大,且有勇有谋。以其家传的兵刃“如意金轮”,和武当秘技“灵飞三式”及倩女侠士西门玉霜的辅助下,彻底粉碎了田北斗妄想称霸中原武林的企图。本书充分展现了包尚英、西门玉霸、黑凤凰等一代武林志士的侠义人格和龙虎堡、丐帮、武当等门派的精湛武功和高尚武德。

第 一 章

花香。

鸟语。

这是位于山麓的一片桃林。

桃花正盛开。

美得有如人间仙境。

桃林深处有人家。

那是一幢建筑巍峨宏伟的巨大庄院，大门上方，高悬着一方匾额，上书“桃林山庄”四个篆刻金字。

这里的主人，便是誉满武林但退隐已久、不再在江湖走动的一代豪侠——贾铁山。

就在黎明之际，一名年约十八、九岁英气勃勃的年轻人，手中提着一只大约一尺见方的红漆木匣，来到“桃林山庄”大门前，停住了身形。

这时，“桃林山庄”的大门尚未开启。

那青年微一犹豫，便举步跨上台阶，抬手向金光闪闪的门环上叩去。

门环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，打破了四周的宁静。

大门很快打了开来，出来的是一个手执一早烟袋的白发老者。

白发老者上下打量了年轻人一眼，问道：

“尊驾是什么人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

“在下包尚杰，受人之托，前来请见贵庄贾庄主。”

白发老者的目光停留在年轻人手中的木匣上，再问道：

“包大侠要见敝庄主，有何贵干呀？”

包尚杰一捧手中木匣道：

“在下系受人之托，为贾庄主送来这只木匣。”

白发老者和善的点了点头，让过一旁道：

“包大侠请进！”

进入大门，穿过一条回廊，假山旁便是客厅。

白发老者把包尚杰引进客厅，欠身道：

“包大侠请稍待片刻。”

包尚杰抱拳道：

“有劳了！”

白发老者转身退出客厅。

盪茶工夫之后，只听厅外传来脚步声，一个身着锦缎长袍、面色红润、身材高大魁梧的老人，已昂然出现厅前。

这老人右手掌中转动一副铁胆，铁胆声中一抱拳道：

“老夫贾铁山，来迟一步，有劳包大侠久候。”

包尚杰打量了这位名震武林的前辈人物一眼。

只见他方头大耳，威严自重，连忙起身抱拳还礼道：

“前辈名重武林，今日能得谒见，晚辈甚感荣幸！”

贾铁山微微一笑，大步进入厅中，就主位上坐下道：“包大侠英雄风采，气宇非凡，必是当今武林中俊杰之士，请恕老夫冒昧，敢问包大侠出身何门何派？”

包尚杰谦然笑道：

“晚辈并无师门，只是习了几手家传的把式而已，不学无术，惭愧得很！”

贾铁山哈哈笑道：

“包大侠客气了。”

他话声微微一顿，含笑再道：

“包大侠枉驾辱临桃林山庄，想必定有指教？”

包尚杰道：

“晚辈本来只是路经贵地，不意昨日雷雨中，发现一位临危之人，临死前嘱托晚辈将这木匣送到贵庄，现在就请前辈验收。”

说着，将放在身旁的木匣双手捧起，交与贾铁山。

贾铁山接过木匣，脸上一片迷惑之色，紧皱双眉，察看了甚久，似乎仍看不出所以然来。

这木匣系漆成朱红色，漆得通体浑然，连接口之处，亦无明显痕迹。

贾铁山摇了一摇，里面的确装有东西。

贾铁山显得有些犹豫，也有些尴尬。

包尚杰连忙问道：

“贾前辈莫非……”

贾铁山神色一正，道：

“不瞒包大侠，这木匣来得大出老夫意料之外。”

“贾前辈何不开启一看。”

贾铁山沉吟了半晌，才点点头道：

“也好，老夫就打开看看。”

他将右手铁胆交到左手，右手微一用力，便把匣盖揭了开来。

就在这时，突见一股白烟，从木匣中冒了出来。

贾铁山猛吃一惊，本能的迅快将右掌一挥，把那木匣扫了出去。

这一掌用力不小，那木匣摔出丈余之外，落地后已被震得四分五裂，洒了一地上的白灰。

白灰中现出一个圆滚滚的东西，和一张字条。

贾铁山很快便辨出那白灰原来是石灰，并非什么害人的药物，本待立即责问包尚杰，话到唇边又复忍了回去。

他双眉耸动，右手一抬，掌中一股暗劲吐出，吸得地上那张纸片，离地而起，向他手中飞去。

那纸片原来是夹在石灰之中，被贾铁山以无形暗劲吸向手中时，石灰粉居然点滴未落下。

好精纯的内功，真不愧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前辈高人。

一旁的包尚杰，也不禁暗中喝彩。



只见贾铁山接住那张纸片后，看了一眼，登时神色大变，双手颤抖，那张纸片便已掉落地上。

包尚杰看得不由心头一震。

举日向那纸片上望去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贾铁山，在下闻知你六十庆生在即，特送上令郎人头一颗，以作贺礼。”

包尚杰睹字之下，也是大吃一惊，心头一震，暗道：

“糟糕！我竟糊里糊涂惹祸上身了……”

他心念尚未转完，便见贾铁山悲叫一声，跃身离座，双手捧起石灰中那颗圆滚滚的东西，用衣袖一阵拂拭，拭去外表凝结的石灰，果然现出一颗人头来。

贾铁山一见那人头面目，更是悲痛欲绝，气急攻心，双手一松，人头又落回地上。

一声暴吼，贾铁山已向包尚杰扑去。

包尚杰已然心存戒备，他可以理解，此刻对方在悲痛莫名之下，难免急火攻心，自然以为自己与行凶之人是一伙的。

他一面闪身急躲，一面叫道：

“庄主请暂息雷霆之怒，听晚辈一言。”

贾铁山依然暴吼如雷，一言不发，再次扑到。

包尚杰再度闪身让开。

贾铁山第三次扑来。

他一身功力，何等了得，腾身扑击之下，劲气弥空，势不可当。

包尚杰虽然也身手非凡，但因心存顾忌，在对方连环扑击之下，已是危险万状。

蓦地，一条人影由厅外疾掠而至。

那人影挡住贾铁山急叫道：

“爹！快快住手，有话好说！”

贾铁山乃武林中成名豪侠，他可以一怒之下，把包尚杰立毙掌下，但一经被劝，却就不能再不自制了，何况，前来相劝的，又是他视同掌上明珠的爱女贾玉莲。

就在他身形一缓，包尚杰已脱身而出，飘落在丈余之外。

贾铁山大喝一声道：

“来人啊！不要让这小子跑了！”

大厅门外，顿时出现了七、八个彪形大汉，将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。

包尚杰退回两步，这才看清前来劝架的贾府千金贾玉莲，是位婀娜多姿、娇媚俏丽的少女。

他暗暗吁了一口气。

贾铁山似乎也缓过一口气来，他手指地上人头，既悲且愤的道：“莲儿，你大哥已经死于非命，他就是前来送人头的人。”

贾玉莲娇躯一颤，一连退了几步。

她呆了片刻，才惊叫道：

“这就是大哥的人头？”

只见那名领包尚杰进庄的白发老者手拿一块白布，跃身而到。

他捧起人头，用白布包好，放在大厅桌案之上，回身向贾铁山欠身道：“庄主请暂忍悲痛，待老奴拿下这小子，听候庄主发落。”

贾玉莲这次没拦阻，悲呼一声，身形晃动，来到贾铁山身前，搀扶着贾铁山，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。

白发老者跨出两步，厉声喝道：

“朋友，你是束手就擒呢？还是要老夫多费手脚？”

听白发老者的口气，此人虽然身分不高，却绝非等闲人物。

包尚杰摇头一叹，抱拳道：

“在下不愿意事，却也并不怕事，今日之事，其中误会之处甚多，是否可容在下一言？”

白发老者冷笑道：

“桃林山庄不是容狂徒撒野的地方，只要你束手就缚，自有你分辩的时候。”

包尚杰剑眉微微一扬：“在下早知桃林山庄高手如云，难道还怕在下跑了不成？”

白发老者冷声道：

“你朋友跑得了么？只是你居心叵测，桃林山庄已无法拿你当客人以礼相待了。”

包尚杰脸色微微一变，终于现出愠意：

“莫非老丈非要逼在下出手不可？”

白发老者冷哼一声：“桃林山庄从不逼人，是朋友你太不把桃林山庄放在眼里。废话少说，阁下就请进招吧！”

包尚杰游目四顾了一下，只见人人怒目含悲，看情形要想不动手而只靠说理，似乎已无济于事。

当下，纵声一笑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他并未先行出招，只是目射厉芒，面现威武不屈之色，凝神屏息而立。

白发老者在这刹那，似乎已被对方这等气势所慑，暗暗忖道：“看这人年岁不大，竟已英华内蕴，内外双修，怪不得如此胆大狂妄，老夫倒是不可大意。”

心里想着，自己也气纳丹田，暗运内力，神色一正道：

“朋友，动起手来，就是生死之搏，快亮兵刃吧！”

包尚杰傲骨天性，既然有理说不清，势非动手不可，也就不再忍气吞声，冷然道：

“在下与何人动手，向来不以兵刃占先。”

白发老者哈哈笑道：

“朋友，你接得住老夫这双鹰爪功掌力么？”

包尚杰心头一震，双目射光，问道：

“老丈莫非是铁臂神鹰万前辈？”

白发老者脸上掠过一道光彩，一显而收，冷然道：“你朋友果然对桃林山庄打听得很清楚，定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了。老夫今天有幸，得遇上朋友，你就不用客气了！”

原来这位白发老者，竟然是成名武林多年的铁臂神鹰万年青。



万年青与庄主贾铁山，名虽主仆，情同兄弟。

贾铁山成名江湖，万年青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这乃是武林中人尽皆知的事。

包尚杰已知这位白发老者的身分来历，立时心神一敛，不敢稍有轻视怠忽之念，抱拳道：“前辈，在下有礼了！”

话出人动，身形一矮，合掌而上，右掌一翻而出，左掌屈指如钩，紧随而到。

他掌势一出，便有一股强劲的罡风，带起呼啸之声，向对方卷去。

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

万年青眼看对方出手劲势，竟是这等威猛，难免也大感震撼，暗道：“难怪这小子如此胆大狂妄，武功确有过人之处。”

心念间，万年青左手疾出，翻腕便向包尚杰右腕脉门扣去，同时右手一拂，立掌如刃，硬向对方左手五指迎去。

出手之间，连消带打，守中有攻，力抢先机。

包尚杰单枪匹马，身陷重围，不愿一上来就和对方真力相拼，当下收势晃身，飘出了六、七尺远。

万年青大喝一声，如影随形而上，右手挥动，幻起了一片的指光，分别取向包尚杰七处大穴。

两人一轮快攻急打，互出奇招，各抢先机，眨眼间便对拆了三十几个回合。

在这期间，以万年青浑厚扎实的内功与身手，竟然没法占到丝毫便宜。

万年青自幼追随贾铁山闯荡江湖，不知经过多少大风大浪，见过多少成名人物，从没遇见过像包尚杰这等年纪，而有如此成就的年轻人。

万年青纵然尽极所能，却只能保持不败而已。

万年青一面暗暗心惊包尚杰的武功高强，一面更为今天的事担心。

他想到包尚杰不过是对方一名马前小卒，动起手来就这样难缠，那么幕后发动这次事件的主谋者，自然更是厉害可怕。

因此，万年青瞻前顾后，内心越来越感不安，因为贾府的事，和他自己的事没什么两样的。

贾铁山大睁着一对眼睛，望着激战中的两人，最先是气

得要冒出火来，时间一久，脸上的表情，已变得阴晴不定，眉梢上隐忧重重。

他成名江湖数十年，盛名之下无虚士，失去理智的愤怒与悲痛，不久就渐渐的控制住了。

他的爱女贾玉莲这时却是双眸凝视，人儿恍惚，谁也不知这位姿色出众的少女，芳心里在想什么。



顷刻间，包尚杰与万年青已经拚战了百招开外。

万年青已是气喘吁吁，守多攻少，虽然并未明显落败，但却谁都看得出，已经绝无战胜的希望了。

突然，包尚杰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喝声中，人影一闪，已退出一丈开外。

万年青长长吐出一口大气，道：

“朋友，为什么不打了？”

包尚杰淡淡一笑道：

“贵庄高手如云，在下未能在百招之内战胜老丈，再打下去，必定寡不敌众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在下还是束手就擒的好，也免得浪费时间。”

这几句话，听得在场所有的人全感一怔。

包尚杰原是必胜之局，如今竟然自愿束手就擒，究竟用意何在？

包尚杰在众人面前相觑之际，已举步走向原处，重新坐下。

只见他叹了口气，缓缓地说道：

“在下方才并未完全说明白，难怪各位对在下生疑，此乃人之常情，如果贾庄主此刻心情已平静下来，请容在下把经过情形从头说明，再请庄主明察。”

贾铁山见包尚杰在这种情形下，犹能如此镇定，不由暗自付道：“看来此人才智武功，都不是泛泛之辈，倒要谨慎从事，免铸下大错。”

他不愧是前辈成名人物，强忍着悲伤，脸上虽然笑不出来，语气却已和缓下来道：“包大侠有什么话要说，老夫洗耳恭听。”

包尚杰略一沉吟道：

“晚辈想先问一句话，请庄主回答。”

贾铁山毫不迟疑的道：“请讲！”

包尚杰笑了笑道：

“如果令郎是晚辈所害的，晚辈走避还来不及呢，岂会有反而进庄送回人头之理？”

贾铁山被问得顿时呼吸一窒，顿了顿道：

“那么你就说说是如何得到这木匣的？”

“晚辈先前说过，是受人所托。”

“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是个中年人，据晚辈观察，应该也是一位武林中人。”

“可问过他的姓名？”

“那人当时已身受重伤，只嘱托晚辈把这木匣送交庄主。等晚辈再欲仔细盘问时，他已经气绝身亡了。”

贾铁山低头沉吟了半晌，然后抬起头来再问道：

“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”

包尚杰道：

“就在昨日傍晚，当时太阳尚未下山。”

“什么地点？”

“大约离贵庄十几里路的一处山脚下。”

“既是如此，包大侠为什么不在昨晚把木匣送来？”

包尚杰叹了口气道：

“晚辈离开现场后，忽然天降大雨，久久不停，只好就在附近民家借宿一宵。”

贾铁山低头沉吟。

他边听边观察包尚杰的神色反应，似乎看不出什么破绽，也就是说，对方说的，应该是句句实言。

多时，他才又问道：

“那人死了以后呢？”

包尚杰道：

“当时四下无人，晚辈料想不可能有人替他收尸，又不忍他曝尸旷野，只好掘土将他草草掩埋。”

“那地点包大侠可还记得？”

“事情发生不到一天，又有山路可循，晚辈自然记得。”

“可否带老夫前往一观？”

“那太好了，如果庄主能亲自前往现场一趟，胜过晚辈千言万语解释。”

忽听站在贾铁山身旁的贾玉莲道：

“爹，郊外不比庄里，万一这位包大侠……”

下面的话，不外是担心包尚杰趁机逃脱，只是不便接下

去而已。

包尚杰朗然笑道：

“姑娘心细如发，难免会有这种顾虑，可惜姑娘看错了人。”

贾玉莲娇靥泛出绛霞，小声道：

“包大侠，你该知道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包尚杰一挺胸道：

“也罢，在下一向以诚待人，凭贵府的声誉，在下很相信得过，那就请先点了在下的穴道吧！”

姑娘家到底面嫩，心中亦甚羞愧，贾玉莲双颊又是一红，哪里还能说出话来。

贾铁山惜名甚于惜命，被包尚杰这样一说，反而不好意思真点对方的穴道。

万年青看出主人的心意，生怕主人一时豪放大方，上了包尚杰的当。

当下，他哈哈笑道：“包大侠光明磊落，照理我们实在不该再向你下手，但话由包大侠亲自说出，老夫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说完话，大步向包尚杰走去。

包尚杰微微一笑，双手一背道：

“用不着客气，请下手就是。”

万年青手起指落，闭住了包尚杰全身七处穴道，然后抱拳道：“得罪了！”

包尚杰只是暂时无法施展武功，行动并不受多大影响，他站起身来道：“在下为各位带路。”

万年青紧随在包尚杰身后。

贾铁山回头向爱女贾玉莲吩咐道：

“你就不要去了，你大哥遇害的事，暂时千万不能让你娘知道。”

贾玉莲本来也想随同前去看看，听父亲这么一说，只好打消去意。

贾铁山一招手，带了八名家丁，浩浩荡荡，在包尚杰的带路下，向庄外奔去。

大家脚程都快，片刻间就到了事情发生地点。

看附近情形，果然与包尚杰所描述的完全一样。

一座新土隆起的泥堆，就在一棵大树之下。

其中两名家丁，不待吩咐，便一齐动手向那土堆挖掘起来。

不大一阵工夫，土堆掘开来了，果然现出一具尸体。

但，不是人的尸体，赫然是一条死狗。

包尚杰心头一震，霎时脸色大变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太令他意外了？

贾铁山双目圆睁，再也忍不住，大喝一声道：

“好小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就在这时，一阵巨大的响声，由头顶传来。

众人立即抬头向上望去，只见正有一棵大树，从半天之中，折干倒了下来。

众人齐齐急闪，四处奔去。

一条人影，从一旁疾掠而至，探手便向包尚杰抓去，口